



暴风骤雨

周立波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文库

文学类

暴风骤雨

周立波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暴风骤雨/周立波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1

(中国文库)

ISBN 7-02-004540-5

I. 暴… II. 周…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26614号

责任编辑:刘 稚

整体设计:李 梅

胡建斌

责任印制:董文权

暴 风 骤 雨

Baofeng Zhouyu

周立波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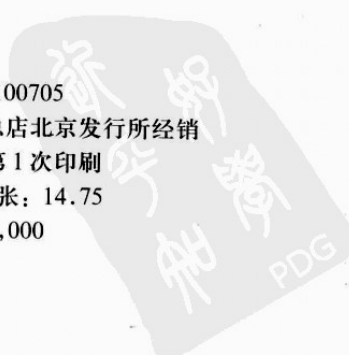
2004年3月第1版 2004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4.75

字数:322千字 印数:0,001-3,000

ISBN 7-02-004540-5

定价:18.00元



“中国文库”出版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即：(1) 哲学社会科学类（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 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 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 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 科学技术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 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7) 汉译学术名著类（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8) 汉译文学名著类（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计划出版1000种，自2004年起出版，每年出版1至2辑，每辑约100种。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中国文库”第一辑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友先 石宗源 刘 杲 许力以 杜导正
李从军 宋木文 陈 原 徐惟诚

主 任：杨牧之

副主任：聂震宁

委 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田胜立 乔友农 刘玉山 刘国辉 杨德炎
李 岩 李 峰 吴江江 吴希曾 汪季贤
汪继祥 宋焕起 胡守文 郜宗远 黄书元
敬 谱 焦国瑛

“中国文库”第一辑编辑委员会

主任

(李济西子各排排)

主任：李济

副主任：刘国辉 宋焕起

“中国文库”第一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聂震宁

副主任：刘国辉 宋焕起

成员：

陈有和 管士光 于殿利 李岩 刘晓东

程大利 潘振平 孙延凤 李师东 李济平

陈鹏鸣 马国华 胡建斌 潘平 杨静

孙牧 乔先彪 贾立钢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毛泽东

第一 部

七月里的一个清早，太阳刚出来。地里，苞米和高粱的确青的叶子上，抹上了金子的颜色。豆叶和西蔓谷^①上的露水，好像无数银珠似的晃眼睛。道旁屯落里，做早饭的淡青色的柴烟，正从土黄屋顶上高高地飘起。一群群牛马，从屯子里出来，往草甸子^②走去。一个戴尖顶草帽的牛倌，骑在一匹马^③的光背上，用鞭子吆喝牲口，不让它们走近庄稼地。这时候，从县城那面，来了一挂四轱辘大车。轱辘滚动的声音，杂着赶车人的吆喝，惊动了牛倌。他望着车上的人们，忘了自己的牲口。前边一头大牯子^④趁着这个空，在地边上吃起苞米棵来了。

“牛吃庄稼啦。”车上的人叫嚷。牛倌慌忙从马背上跳下，气呼呼地把那钻空子的贪吃的牯子，狠狠地抽了一鞭。

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的这个清早，在东北松江省境内，在哈尔滨东南的一条公路上，牛倌看见的这挂四马拉的四轱辘大车，是从珠河县动身，到元茂屯去的。过了西门桥，赶车的挥动大鞭，鞭梢蜷起又甩直，甩直又蜷起，发出枪响似的啸声来。马跑得快了，蹄子踏起的泥浆，溅在道边的蒿子上、苞米叶子上和电线杆子上。跑了一程，辕马遍身冒汗，喷着鼻子，走得慢一些，赶车的就咕噜起来：

“才跑上几步，就累着你了？要吃，你尽拣好的，谷草、稗草

-
- ① 西蔓谷即苋菜。
② 长满野草的低湿地。
③ 没有阉的牡马。
④ 公牛。

还不乐意吃，要吃豆饼、高粱。干活你就不行了？瞅着吧，不给你一顿好揍，我也不算赶好车的老孙啦。”他光讲着，鞭子却不落下来。辕马也明白：他只动嘴，不动手，其实是准许它慢慢地走。车子在平道上晃晃悠悠、慢慢吞吞地走着。牲口喘着气，响着鼻子，迈着小步。老孙头扭转脸去，瞅瞅车上的人们。他们通共十五个，坐得挺挤。有的穿灰布军装，有的穿青布小衫。有的挎着匣枪，有的抱着大枪。他们是八路军的哪一部分？来干啥的？赶车的都不明白。他想，不明白就不明白吧，反正他们会给他车钱，这就得了呗。他是昨儿给人装样子^①进城来卖的。下晚落在王家店，遇到县上的人来雇元茂屯的车，他答应下来，今儿就搭上这十五个客人。不管好赖，不是空车往回走，能挣一棒子^②酒，总是运气。

车子慢慢地走着，在一个泥洼子里窝住了。老孙头一面骂牲口，一面跳下地来看。轱辘陷在泞泥里，连车轴也陷了进去。他叹了一口气，又爬上车来，下死劲甩鞭子抽马。车上的人都跳下地来，绕到车后，帮忙推车。这时候，后面来了一挂四马拉的胶皮轱辘车，那赶车的，看到前头有车窝住了，就从旁边泥水浅处急急赶过去。因为跑得快，又是胶皮轮，并没有窝住。胶皮轱辘碾起的泥浆，飞溅在老孙头的脸上、手上和小衫子上，那赶车的扭转脖子，见是老孙头，笑了一笑，却并不赔礼，回头赶着车跑了。老孙头用衣袖擦擦脸上的泥浆，悄声地骂道：

“你他妈的没长眼呀！”

“那是谁的车？”十五个人中一个三十来岁的中等个子问。老孙头瞅他一眼，认出他是昨儿下晚跟县政府的秘书来交涉

① 劈柴。

② 一瓶。

车子的萧队长，就回答说：

“谁还能有那样的好车呀？瞅那红驷马^①，膘多厚，毛色多光，跑起来，蹄子好像不沾地似的。”

“到底是谁的车呢？”萧队长又追问一句。

见问得紧，老孙头倒不敢说了，他支支吾吾地唠起别的闲嗑^②来避开追问。

萧队长也不再问，催他快把车子赶出来。老孙头用鞭子净抽那辕马，大伙也用死劲来推，车子终于拉出了泥洼。大伙歇了歇气，又上车赶道。

“老孙头，你光打辕马，不是心眼太偏了吗？”萧队长问。

“这可不能怨我，怨它劲大。”老孙头笑着说，有着几条深深的皱纹的他的前额上，还有一点黑泥没擦净。

“劲大就该打了吗？”萧队长觉得他的话有一点奇怪。

“队长同志，你不明白，车窝在泥里，不打有劲的，拉不出来呀。你打有劲的，它能往死里拉，一头顶三头。你打那差劲的家伙，打死也不顶事。干啥有啥道，不瞒同志，要说赶车，咱们元茂屯四百户人家，老孙头我不数第一，也数第二呀。”

“你赶多少年车了？”萧队长又问。

“二十八年。可尽是给别人赶车。”老孙头眯起左眼，朝前边张望，看见前面没有泥洼子，他放了心，让车马慢慢地走着，自己跟萧队长闲唠。他说，“康德”^③八年，他撂下鞭子去开荒，开了五垧^④地。到老秋，收五十多石苞米，两个苞米楼子盛不下。他想，这下财神爷真到家了。谁知道刚打完场，他害起伤

-
- ① 驷马即阉马。
② 唠嗑即聊天。
③ 伪“满洲国”年号。
④ 一垧是十亩。

寒病来。五十来石苞米，扎古病^①，交出荷^②，摊花销，一个冬天，花得溜干二净，一颗也不剩。开的荒地，给日本团圈去，他只得又拿起鞭子，干旧业了。他对萧队长说：

“队长同志，发财得靠命的呀，五十多石苞米，黄灿灿的，一个冬天哗啦啦地像水似的花个光。你说能不认命吗？往后，我泄劲了。今年元茂闹胡子，家里吃的、穿的、铺的、盖的，都抢个溜光，正下不来炕，揭不开锅盖，就来了八路军三五九旅第三营，稀里哗啦把胡子打垮，打开元茂屯的积谷仓，叫把谷子苞米，通通分给老百姓，咱家也分到一石苞米。队长同志，真是常言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老天爷饿不死没眼的家雀。咱如今是吃不大饱，也饿不大着，这不就得了呗？吁吁，看你走到哪去呀？”他吆喝着牲口。

萧队长问他：

“你有几个孩子？”

老孙头笑了笑，才慢慢说：

“穷赶车的，还能有儿子？”

萧队长问：

“为啥？”

老孙头摇摇鞭子说：

“光打好牲口，歪了心眼，还能有儿子？”

十五个人中间的一个年纪挺小的小王，这时插嘴说：

“你老伴多大岁数？”

老孙头说：

“四十九。”

① 治病。

② 出荷，日本话，交出荷即纳粮。

小王笑笑说：

“那不用着忙，还会生的。八十八，还能结瓜呀。”

车上的人都哗哗地笑了起来，老孙头自己也跟着笑了。为了要显显他的本领，在平道上，他把牲口赶得飞也似的跑，牲口听着他的调度，叫左就左，叫右就右，他操纵车子，就像松花江上的船夫，操纵小船一样的轻巧。跑了一阵，他又叫牲口慢下来，迈小步走。他用手指着一个有红砖房子的屯落说：

“瞅那屯子，那是日本开拓团。‘八一五’炮响，日本子跑走，咱们屯里的人都来捡洋捞^①。我老伴说：‘你咋不去？’我说：‘命里没财，捡回也得丢。钱没有好来，就没有好花。’左邻右舍，都捡了东西。有的捡了大洋马，有的捡了九九式枪^②，也有人拿回一板一板的士林布。我那老伴骂开了：‘你这穷鬼，活该穷断你的骨头筋，跟着你倒一辈子霉。人家都捡了洋捞，你不去，还说命里无财哩。’我说：‘等着瞅吧。’不到半拉月，韩老六拉起大排^③来，收洋马，收大枪，收枪子子，收布匹衣裳，锅碗瓢盆，啥啥都收走，连笨篱^④都不叫人留。说是日本子扔下的东西，官家叫他韩凤岐管业。抗违不交的，给捆上韩家大院，屁股都给打飞了。我对老伴说：‘这会你该看见了吧？’她不吱声。老娘们尽是这样，光看到鼻尖底下的小便宜，不往远处想。”

萧队长问：

“你说的那韩老六是个什么人？”

“是咱屯子里的粮户。”

① 发洋财。

② 一种日造枪。

③ 成立地主武装。

④ 在锅里捞东西用的家什，形如勺子，用柳条或铁丝编成。

“这人咋样？”

老孙头看看四围，却不吱声。萧队长猜到他的心事，跟他说道：

“别怕，车上都是工作队同志。”

“不怕，不怕，我老孙头怕啥？我是有啥说啥的。要说韩老六这人吧，也不大离^①。你瞅那旁拉的苞米。”老孙头用别的话岔开关于韩老六的问话：“这叫老母猪不跷脚^②，都是胡子闹瞎的，今年会缺吃的呀，同志。”

萧队长也不再问韩老六的事，他掉转头，打听胡子的情况：

“胡子打过你们屯子吗？”

“咋没打过？五月间，胡子两趟打进屯子来。白日放哨，下晚扎古丁^③，还糟蹋娘们，真不是人。”

“胡子头叫啥？”

“刘作非。”

“还有谁？”

“那可说不上。”

看见老孙头又不敢往下说，萧队长也不再问了。他明白，上了年纪的人都是前怕狼，后怕虎，事事有顾虑。他望望田野，苞米叶子都焦黄，蒿子却青得漆黑。小麦也都淹没在野草里，到处都是攀地龙^④和野苇子。在这密密层层杂草里，一只灰色的跳猫子^⑤，慌里慌张往外窜，小王掏出匣枪来，冲着跳猫

① 差不多。

② 形容庄稼长得矮小，猪不用跷脚就能吃到。

③ 扎古丁即抢劫。

④ 爬在地上的一种野藤。

⑤ 兔子。

子，“当当”给了它两下。他抡起匣枪还要打，萧队长说：

“别再浪费子弹啰，用枪时候还多呢。”

小王听从萧队长的话，把匣枪别好。车子平平稳稳地前进。到了杨家店，车子停下，老孙头喂好牲口，抽了一袋烟，又赶车上道。这会大伙都没说啥话，但也没有休息或打盹。老孙头接二连三地跟那些从元茂屯出来的赶车的招呼，问长问短，应接不停。工作队的年轻的人们唱着《白毛女》里的歌曲。萧队长没有唱歌，也没有跟别人唠嗑。他想起了党中央的《五四指示》，想起了松江省委的传达报告。他也想起了昨儿下晚县委的争论，他是完全同意张政委的说的：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或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时，太早地说到照顾，是不妥当的。废除几千年来封建制度，要一场暴风骤雨。这不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害怕群众起来整乱套，群众还没动，就给他们先画上个圈子，叫他们只能在这圈子里走，那是不行的。可是，事情到底该怎么起头？萧队长正想到这里，老孙头大声嚷道：

“快到了，瞅那黑糊糊的一片，可不就是咱们屯子！”

萧队长连忙抬起头，看见一片烟云似的远山的附近，有一长列土黄色的房子，夹杂着绿得发黑的树木，这就是他们要去工作的元茂屯。

大车从屯子的西门赶进去。道旁还有三营修筑的工事。一个头小脖长的男子，手提一篮子香油馃子^①，在道上叫卖。看见车子赶进屯子来，他连忙跑上，问老孙头道：

“县里来的吗？”

老孙头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扬起鞭子，吆喝牲口往前走。卖馃子的长脖男人站在路边，往车上看了一眼，随即走开。

① 油条。